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男
子
汉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男
子
汉

中



男
子
汉

下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ISBN 7-80506-536-5



9 787805 065365 >

ISBN 7-80506-536-5/I · 226

定价: 42.80 元(上中下)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0

男子汉

(上)

(台湾)独孤红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0

男子汉

(中)

(台湾) 独孤红 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0

男子汉

(下)

(台湾) 独孤红著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男 子 汉

作 者 独孤红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 字 数 50 万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06-536-5/I · 226
定 价：42.80 元(上中下)

目 录

一	(1)
二	(22)
三	(50)
四	(79)
五	(96)
六	(120)
七	(149)
八	(164)
九	(194)
十	(213)
十一	(234)
十二	(259)
十三	(282)
十四	(305)
十五	(324)
十六	(353)
十七	(368)
十八	(400)
十九	(416)
二十	(446)
二十一	(475)

二十二	(494)
二十三	(518)
二十四	(542)
二十五	(576)
二十六	(589)
二十七	(615)
二十八	(639)
二十九	(666)
三十	(697)
三十一	(720)
三十二	(751)
三十三	(776)
三十四	(798)
三十五	(816)
三十六	(839)
三十七	(860)
三十八	(880)
三十九	(913)
四十	(940)

东北，“松花江”畔有这么一座山。

这座山与其说它是在“松花江”畔，不如说它座落在“吉林”城西，因为它离“吉林”只有二十五里。

这座山，当地人管它叫“老爷岭”。

这座山为什么叫“老爷岭”，无考，不得而知，可是当地人都知道这座“老爷岭”，提起“老爷岭”来，还有点敬畏的意味。

关于这个敬字，也许是因为这座山名叫“老爷”，“老爷嘛”无论怎么说都是高人一等的，要按老奴才说老爷为主，身份之尊，自不必多说。

要按东北的称呼，“老爷”是爷爷，祖父，那身份，辈份之尊，就更不必多说了。

关于这个“畏”字，这座“老爷岭”的确能让人望而生畏，站得稍远一点看，岭上林木茂密，郁郁苍苍，有如云翳，你就根本别想往里看，只是早晚岭上钟声响彻云天，几十里外都能听得见。

有这么嘹亮的钟声，那应该看来岭上有寺、有庙、有出家人、有和尚，总之一句话，会是有人住。

可是附近几百里之内，就没人说得出来“老爷岭”上的寺庙是那年那月盖的，是什么样，什么形式。

也没人瞧见过“老爷岭”上的出家人和尚，更没人瞧见过每天早晚，其声响彻云天的那个钟有多大。

原因很简单，一句话，从没人上过“老爷岭”。

按说“老爷岭”就在省城左近，岭上林木茂密，说是个绝佳探幽揽胜的休闲去处，为什么没人去呢？

那是因为当地人怕这座“老爷岭”，总觉得它神秘，不只眼见的那么高，不想像的那么深。

只觉得它像个张着大嘴的魔，见上去了就别想再回来了，就拿前几年来说吧！前几年有些个楞大胆的年轻人，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凭一股血气之勇硬进了山。

结果，只见进去不见出来，一个个像一块石头投进大海，全没影子，就还一点浪花也没激起。

所以当地人敬它，所以当地人怕它，所以没人敢上去，所以没人瞧见过“老爷岭”的寺庙，所以……

它那么神秘，那么怕人，岭上寺庙里的那些和尚出家人怎么敢住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人家胆大，也许人家有西天诸佛可仗恃，不怕什么邪魔妖怪，可也有人这么说。

“老爷岭”上或许有寺庙，但那些古寺古刹，长满了草，塌了塌，毁了毁，根本就没有人。

有人问了，没人那钟怎么敲的？

谁敲的？自然是那些邪魔妖怪，其用意只在引诱当地的人往岭上去，给他们当粮食吃。

说的这么说，听的这么听，“老爷岭”的神秘，可怕气氛陡增数倍，站在远处看都觉得它惧人。

当然，这说法听进有识之士的耳朵里，就会被认为无稽之

谈，认为造谣生事，胡说吓人。

不管怎么说，“老爷岭”上的和尚从没下过“老爷岭”是实，因为从没人看见过他们，一个也没有。

所以，多少年来，“老爷岭”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一直是既想上去看看，而又不敢往近处去的神秘所在。

如今，拨开林木，透过那迷濛的云雾看“老爷岭”。

在“老爷岭”的后山，一块奇陡如削的石壁前，座落着一座油漆剥落，梁斜柱歪的残破八角小亭。

小亭的座落处，是石壁前的一块平地，这块平地不大，看上去只能容十几个人站立。

也许“老爷岭”林木浓荫遮天，终年云封雾锁，难见天日，所以这地方到处给人一种湿淋淋的感觉，看！

亭后那块石壁青苔遍布，滑不留手，还渗着水。

亭旁一圈树木，那数不清的树叶上都挂着一颗颗的小水珠，就连地上也是潮潮的，似乎水难干透。

总括几个字，是水气氤氲，沾衣欲湿。

如今，在这座八角小亭里那张石榻下，盘膝坐着一个瞎了眼的老人，老人一身白衣，像貌清奇，但略嫌瘦削。

他盘坐在石榻上，两手放在膝头，那双手十指修长，根根似玉，十根指甲几乎长有数寸。

他就盘坐在那儿，闭着眼，静静地，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在八角小亭的外面，紧挨着两根亭柱，站着两个灰衣僧人，这两个灰衣僧人年纪约在七十以上，一个瘦小，一个矮胖，瘦小的肤色黝黑，矮胖的脸色红润，长眉，长髯，一般地像貌奇特，不

类常人。

这两个和尚面相对，合什而立，宝像庄严，神情肃穆，还带着点恭谨意味，别有一种惧人之感。

他两个也静默着不发一言。

这么一块地上，就这么三个人，不，还有——

蓦地，亭旁那片树林内人影闪动，其快如电，出现一个身躯魁伟，神态威猛的中年和尚，他直扑小亭。

在他身后，另跟着一个人，这个人既不是和尚，也不是老人，而是个俗装年轻人。

年轻人有廿多岁，穿一身粗布衣裤，袖子掳着，裤腿卷起，脚下是一双草鞋。

这年轻人长得很结实，很壮，肤色黑黑的，黑得有点亮，混身透着劲儿，似乎他那身劲儿能推倒这座“老爷岭”。

这也许跟他过的生活有关系。

他，浓浓的眉，大大的眼，黑白分明，眼神十足，那双眼神像电又像火，看人一眼会将人溶化，挺直的鼻子，方方的嘴，他要是笑一笑的话，准能让人瞧见一口好白的牙，可惜这时候他没笑。

那年轻人身法如电，他却是跟在身后稍微快一点迈步，而他始终紧跟在那中年和尚身后，半步也没落后过远。

转眼间那中年和尚扑上那块平地，立即刹住身影，神情一肃，跨前两步合什躬下身去。

“老檀越，少施主到了。”

亭里那瞎老人这时候才动了一动，他抬了抬那只右手，缓声说道：“烦劳你了，一旁歇歇去吧！”

中年和尚恭谨应了一声，合什退向瘦小老和尚身侧。

年轻人在后，中年和尚一退，他立即跨步向前，直趋两名老和尚中间，然后垂手躬身，恭谨说道：“师父，我来了。”

亭中瞎老人一声轻喝道：“跪下！”

年轻人一怔，但他没犹豫，也没问，立即矮身曲两膝跪了下去，腰杆儿挺得直直的，永远透着劲，透着力。

他双膝落地，瞎老人又开口了，语气和缓，根本不像发怒生气，然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惧人之感。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么？”

年轻人忙道：“我不知道，您指示！”

瞎老人道：“山中无甲子，也难怪你不知道，五年前的今天，我把你带上了‘老爷岭’……”

年轻人“哦”，一声道：“师父，可却五年了……”

瞎老人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道：“可不是么，日月如梭，一晃就五年了……”

年轻人道：“我怎么觉得还不到五天！”

瞎老人摇头说道：“我却有渡日如年之感，从你来‘老爷岭’的头一天，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五年后的这一天到来，如今它终于到了，它终于来临了，好不容易啊……”

年轻人神情一震，忙道：“师父，您的意思是说……”

瞎老人截口说道：“你还不明白么？”

年轻人道：“我明白，已经到了时候了么？”

瞎老人微微点头说道：“是的，已经到了时候了！”

年轻人眉峰微皱，道：“那么快……”

瞎老人道：“我只觉得它慢，怎么，你舍不得么？”

年轻人双眉一耸，立刻摇头说道：“不，师父，我舍得！”

瞎老人“哦”地一声道：“这倒是四十五个年头以来，我所听到的唯一不同的说法，四十五个年头以来，说舍不得的人都狠了心舍得了，但愿你这说法跟他们不同的人，做法也跟他们不同。”

年轻人高扬着一双漆黑的浓眉道：“我不敢说别的，您既然看中了我，把我带上了‘老爷岭’……”

“傻子！”瞎老人淡然一笑道：“以前的那些个，不都是我看中了他们，把他们带上这‘老爷岭’来的么？”

年轻人呆了一呆道：“是不错，师父，只是……只是……我不愿多说什么……”

瞎老人截口说道：“这也跟以往的那些个不同，以往的那些个每当五年期满，跪在这亭子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信誓旦旦，赌下最重的咒，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我看，可是最后他们毕竟一个一个地迷失了……”

年轻人道：“师父，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是很难抗拒一些诱惑的。”

瞎老人讶然说道：“怎么你的说法老跟以往的那些个不同，他们个个自视很高，几乎把自己当成了圣贤，而你……”

话锋一转，道：“这么说，你也难抗拒那些诱惑？”

年轻人道：“师父，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个人。”

瞎老人突然笑了，道：“不错，眼前有那一个，不是血肉之躯的人，随你了，以往的那些个白费了我无数的心血，糟蹋了我四十年岁月，让我尝到了八次重大的打击，八次失败的苦涩，但是

我并没有灰心，也没有一蹶不起，于是我舍弃了江湖，舍弃了武林，在平凡的乡隅里找到了你，其用意不外是换条路，换个方向，假如我这条路又走错了……”

年轻人道：“会么，师父？”

瞎老人像没有听见，接着说道：“我不讲你，因为你根本就是个平凡的人，不像他们，他们每一个都是江湖上的英雄豪杰，英雄豪杰当然难免，何况你这个出身乡隅的平凡人……”

顿了顿，接道：“不过有两点我要告诉你，第一是你除了出身跟他们不同之外，还有一点跟他们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每一个在离开‘老爷岭’便迷失在‘老爷岭’外的世界之外，不久便另有一人去找他，去完成他没有完成，或者根本就没有开始的使命，而你的身后没有另一个人……”

年轻人道：“为什么，师父？”

瞎老人淡然一笑，道：“很简单，我活在这世上的日子有限，而且也没有能力再去造就第十个了！”

年轻人一震，道：“师父，您的意思是说……”

瞎老人道：“我刚说过，你跟他们不同，他们每一个都是江湖上有了成就的英雄豪杰，而你却只是个出身乡隅的平凡人，他们的武学都有根基，只要稍加调教就能达到我们的理想，我的要求，而你在武学这方面却一无所有，我只得利用这短短的五年工夫，把我的一身修为，一身功力，经由穴道灌输给你，这就跟把一桶水倒进另一只桶里一样，另一只桶满了，而这一只桶也就空了，点滴不剩，这也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点……”

年轻人猛然一阵激动，哑声说道：“师父，您……”